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  
第三十三回 計入香閨貽異寶 俠逢朔郡慶良緣

詩曰：幽閨寂寞暗傷神，著雨嬌花力不勝。  
蘭麝透廊通秘室，清芬滿座絕紅塵。  
燈前眼角傳心事，月下心得異珍。  
百歲良緣從此定，何殊玉杵會雲英。

話說春香引張善相直入小姐臥房，到得房前，不敢進去，閃在簾子外探頭張望。春香和小姐正在繡几上撫牙牌消遣，小姐忽然抬頭，見簾外似一個人影移動，對春香道：「夜深之際，為何簾外似有人窺望，你去看來。」春香丟了牙牌，往簾外一觀，假意失驚道：「呀！張官人何故在此？」張善相道：「小生聞知小姐貴體不安，特來問候，就送羅帕在此。」春香忙轉身笑道：「小姐，你道簾外的是誰？」小姐道：「甚是奇怪，我聽得像一個男子聲音。」春香道：「就是那東軒下有病的張官人，他說聞知小姐玉體不安，特來問候，就送羅帕來還小姐。」小姐道：「夜靜更深，他何由得至此處？你送了羅帕，好好地快打發他出去。」春香道：「張官人特送帕兒來還，況且求之不得，今又為小姐染恙，竭誠而來，也是一片好心。小姐無一言，就這等匆匆的打發他去，似覺拂情，太薄倖了也，連小姐款待他的意思都沒了。依春香說，便見一面，有何妨礙！」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他進來。」

春香隨出簾請張善相進房，向燈前深深作揖。小姐答禮，分賓主而坐。張善相躬身啟道：「小生聞小姐貴恙，如患在身，不避斧鉞，敬候起居。」小姐道聲多謝，即教臘梅烹茶，春香侍立于側。張善相仔細看那臥房，果然分清楚，但見：

紗廚籠碧，幽幽檀麝襲人來。繡戶凝香，皎皎月華當戶白。粧臺無半點塵埃，臥室有千般精潔。雕花小几，膽瓶中丹桂一枝芳。素白羅幃水墨點幾處梅花瘦。博山爐觀音正面，翡翠屏寶鴨斜飛。案頭列詩韻錦箋，壁上掛清琴古畫。牙牌慢撫，鴛鴦不刺剪刀閒。書史勤觀，筆硯常親鸞鏡掩。正是：

深閨那許閑人到，惟有蟾光透瑣窗。

張善相看了，頓覺精神開爽，滿室春生。坐了一會，茶罷，燈下偷覷小姐玉容，更加秀麗。

張善相神魂飄蕩，再啟道：「小生不才，避難貴園，偶拾羅帕，感蒙夫人小姐錯愛，如至親一般看覷，恩同山岳，將何為報？」小姐含笑答道：「些須小惠，何以報為？」張善相又帶笑低言道：「聞小姐玉體不安，小生驚惶無地，私祝神明，願以身代。只求小姐身心安樂，小生雀躍不勝。」小姐道：「賤軀不安，因惜花起早，愛月眠遲，感了些風露之氣。今已稍可，敢勞垂顧。昨宵遺帕，不意君收；尊恙已痊，合當擲還，深感大德。」張善相謝道：「小姐分付，焉敢不從！香羅在此，小生敬納粧臺，特申寸悃。」遂袖中取出羅帕，雙手奉上。小姐命春香接過來，收於袖內。張善相道：「佳詞雅逸清新，非慧敏天成，不能道隻字。小生自幼攻書，博覽古今，閱人多矣。佳人世代不乏，如：紂之妲己，桀之妹喜，周之褒姒，文公之南威，芒蘿之西子，臨邛之卓文君，班氏之曹大家，齊之莊姜，晉之驪姬，秦之蘇若蘭趙陽臺，其餘楚娃宋艷趙女燕姬，不一而足，未更僕數。然其間美色者未必有美才，美才者未必有美德。求其德色雙絕才情兼美如小生者，百無一二，真絕代之嬌姿，傾城之名媛，所謂人眼平生未曾見者也。小生何幸，得拜蘭閨，身親珠玉。昨宵不寐，偶占俚語，敬和瑤詞，併求小姐斧削。倘蒙不鄙，慨然指教，感佩非淺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片紙奉將過來。小姐命春香接了，展開香几之上。小姐舉目觀看，也是一首卜算子，和著前韻。詞道：

閨怨寫幽窗，筆筆銀鈎勁。詞調清新泣素秋，客況思鄉井。恭荷美人憐，不隻離鴻影。惺惺從古惜惺惺，休怯鴛幃冷。

仲秋月夕，廣寧張善相題和。

小姐看罷，收于袖內。

時已更深，回顧眾婢，或坐或臥，或蹲或倚，盡皆睡著，止有春香立在桌側翻白眼，見那眼皮兒再也掙不起。小姐看了微笑，對張善相低言道：「偶寫俚詞，蒙君雅和。君今還是回家，還往他處逃避？視君才貌，必非池中之物，何不求取功名，以圖榮顯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承小姐美情，小生家在城中世德坊下，家祖張太公字完淳，年已八旬。家君諱我，頗有萬貫貲財，但未曾出身榮耀。小生今因誤傷人命，懼禍斷不敢歸家。某有結義密友二人，杜伏威薛舉，總角之交，異姓骨肉。三人立志，共圖王霸之業。他二人已先到河南去了，我今欲去投他，博一個封妻蔭子。若不衣錦，決不還鄉！」小姐道：「君已聘誰家之女為妻了？」張善相道：「小生今年一□六歲，未曾聘妻。蓋因小生立誓在前：若無才貌雙絕宦室門楣，決不成雙。不是小生自誇，我乃文武全才，豈是尋常女子可配？小生上識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讀孔孟諸子百家之書，習六韜三略孫吳之法，力能舉鼎，術可驅神。若無小姐這般人物，小生終身誓不娶妻。」小姐聽罷，笑而不言。

張善相問道：「小姐亦曾受聘否？」小姐道：「妾今年亦是一□六歲，未曾受聘。」張善相驚道：「某與小姐同庚，且才貌相當，真乃天緣奇遇。然小姐雖有名門宦族公子王孫為聘，此輩惟知飲酒肉醉舞謳歌，那知惜玉憐香，風流博雅，可惜將小姐一生埋沒。若不嫌貧賤，與小生結……」張善相說到結字，即閉口不言。小姐聽了，不覺潸然淚下。

張善相見小姐下淚，勸慰道：「小生斗膽妄言，實出肺腑，望小姐莫責。」小姐拭淚道：「君言雖未終，妾心豈不悟？蘇秦豈常貧賤者乎！但此事非妾所得專，自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且郎君之言，亦難全信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小生並不會編謊，且說何處是脫空？」小姐道：「其他亦是可信，適所言力能舉鼎，術可驅神，二語恐未必然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小姐不信，請嘗試之。」

此時春香靠著桌兒也睡著了，張善相與小姐同出香閨，至薔薇架邊，天上月明如晝。善相見傍有石鼓墩兒一，約重千觔。善相默念助力神咒，暗喝一聲：「疾！」將手舉那石墩，一如無物，離地四尺有餘。小姐怕跌下來，忙道：「是了。」張善相放下道：「若要驅神，恐驚了小姐，只喚一朵彩雲與小姐看便了。」乃捻訣念咒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月傍登時雲氣聚合，化成五色，鮮明可愛，如錦繡上托著明珠一般。小姐看了，大喜道：「君言非謬，妾已知之。只是富貴之時，恐把妾身拋棄，別諧佳偶耳。」張善相就對月跪下，盟誓道：「小生張善相，年一□六歲，某月某日生，若榮貴之後，忘了段府琳瑯小姐恩情，願死刀劍之下，葬于魚腹之中，永不得還鄉。」誓畢，亦挽小姐，請其盟誓。小姐道：「君放手，妾自立誓便了。」張善相不敢囉唆，拱手而立。

小姐從容歛衽，向月萬福道：「妾段氏琳瑯，年一□六歲，某月某日生。今夕星月之前，與張生善相期百年結髮，永效于飛，苟有負心，神明殛之！」誓畢，張善相欣喜不勝，便欲摟小姐之肩接唇。小姐推開正色道：「今夕之誓，亦為君非凡品，妾終身有托耳，豈可作敗倫傷化之事！妾果如此，淫女子也。君亦何取于妾，妾異日何表于君，倘事不諧，妾願白首閨中，永不作他人之婦，一死以謝君耳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小姐如此用情，心堅金石，小生粉身不足以報。數月在上，如張生不得與段小姐同諧連理，成合巹之歡，亦願終身不娶，永作鰥夫！」小姐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妾與君皆是空言，將何物表情，為異日合巹之證？」善相道：「小生逃難，並無一物。敢借小姐香羅，各分其半，小姐之詞，小生收執，小生之詞，寫在那半幅上，小姐收執，何如？」

小姐道：「妾與君皆因此帕，得結同心，如此甚好。妾更有一物，乃妾嬰兒時所弄，珍藏至今，是玉人一雙，一作男形，一作女相，出自異域，其香無比，價值連城，家君因征外國得來，見妾心愛，付妾珍藏。今贈一與君，永為表證。」張善相大喜，遂同進閨中，春香兀自未醒。小姐出帕，剪為兩半，付張善相寫詞。張善相磨得墨濃，剔起燈煤，寫那和的卜算子詞於帕上。小姐開箱，取兩個玉人出來，有一尺長，異香滿室，果奇寶也。張善相寫完，送與小姐。小姐將自寫的香羅半幅，裹了女形的玉人，付與善相道：「只此一言，永無異說。君功名成就，早早遣媒約向家君議此親事，切勿遲延，使妾有白頭之嘆，作九泉怨悵之孤魂也。」善相雙手接了，倒身拜謝，小姐亦答禮。

兩個相憐相惜，不覺漏下五鼓，將次雞鳴。那春香驚將醒來，往下一塌，撲的一聲，把額角向桌沿上一磕，登時磕起一大塊

來。春香負疼，欲哭不得，欲笑不得。小姐與張善相看了，俱各好笑。小姐罵道：「這些賤人，這等好睡！快掌燈送張官人出去。」春香去叫起臘梅來，臘梅骨都了嘴，只立著不做聲。小姐叫：「快去生竹爐，烹茶來喫。」臘梅方纔走去生火。張善相指著壁上掛的古琴道：「茶尚未熟，久聞小姐善此，請教一曲何如？」小姐道：「久懶于此，恐亦生疏。」張善相對春香道：「煩姐姐把琴桌兒移在月下，安放石邊。」春香只得移出天井中石邊，口裏道：「露冷颼颼的，做這等的事！」張善相將琴放在桌上，掇個小杌兒，請小姐彈琴。小姐道：「君亦諳此，請先教一曲。」善相道：「小生寄指而已，何敢弄斧班門？然而將為引玉，豈憚拋磚。」乃轉軫調絃，鼓雉朝飛一曲。小姐道：「此乃無妻之曲，君何鼓之！今日正當鼓關雎。」張善相大喜，於是改絃為徵音，鼓關雎□段：

一段王雎善匹，二段大鬧周召，  
三段即物興人，四段舉德稱行，  
五段風化天下，六段相與和鳴，  
七段禮正婚姻，八段德侔天地，  
九段配享宗周，□段雎鳩和樂。

共□段曲終。張善相彈畢，請小姐彈。小姐不得已，改絃為宮調，鼓陽春一曲，命春香將博山爐焚起一爐好香來彈。

一段氣轉鴻鈞，二段陽間大地，  
三段三陽開泰，四段萬彙敷榮，  
五段江山秀麗，六段花柳爭妍，  
七段鶯歌燕舞，八段錦城春色，  
九段帝里和風，□段青黃促駕，  
□一段春風舞雲，□二段綠戰紅酣，□三段留連芳草。

共□三段曲終。

張善相傾聽之餘，自愧弗及，低聲道：「小姐指法精妙，音韻絕佳，但此秋氣似與陽春不合，小姐能鼓秋鴻否？」小姐道：「雖不盡善，當為君作之。」於是改絃為姑洗清商之調，鼓秋鴻一曲。臘梅傾茶來，小姐與張善相飲畢，乃鼓云：

一段凌雲渡江，二段知時賓秋，  
三段月明依渚，四段群呼相聚，  
五段傍蘆而宿，六段知時悲秋，  
七段平沙晚落，八段延頸相依，  
九段蘆花夜月，□段南思浦水，  
□一段北望關山，□二段顧影相弔，  
□三段沖入秋旻，□四段風急行斜，  
□五段寫破秋空，□六段遠落平沙，  
□七段驚霜叫月，□八段知時報更，  
□九段爭蘆相啣，二□段群飛出渚，  
廿一段排雲出塞，廿二段一舉萬里，  
廿三段列序橫空，廿四段銜蘆避戈，  
廿五段盤序相依，廿六段情同友愛，  
廿七段雲中孤影，廿八段問信衡陽，  
廿九段萬里傳書，三□段入雲避影，  
卅一段列陣驚寒，卅二段至南懷北，  
卅三段引陣沖雲，卅四段知春出塞，  
卅五段天衢遠舉，卅六段聲斷楚雲。

小姐彈畢，張善相不住口的稱羨。

忽聞古寺鐘鳴，鄰雞三唱。張善相道：「小生正欲請教指法，奈何天色將明，又聞小姐善于簫管，不知肯略略見教否？」小姐道：「東方欲明，請教有日。簫管之音聞于內閣，母親必加叱辱，此非今日所宜也。」命紅蓮掌燈，同臘梅快送張官人出外，明夜再得請正。張善相沒奈何，勢不可留，只得別了小姐，怏怏而出，心中好生留戀。轉過了薔薇架，走至清暉堂。紅蓮道：「這一回磕睡上來，身子困倦覺冷，官人自出去，我等進去睡也。」說罷，與臘梅關了角門兒，自進去了。

張善相獨自一個，如失魂的，淒涼寂寞。就坐在堂中椅子上，思量：「小姐情濃意合，雖不能近身，而脂香粉色，領會已盡。蒙賜玉人，異香撲鼻。只聞說海外有香玉，實未曾見，果然有此等寶物，就如小姐一般，何日得共枕同衾，酬我心願？」展轉躊躇，不覺頓足懷恨起來，道：「我張思皇聰明了半世，這會兒恁般愚懦？適聞小姐雖是假狠，甚覺情濃。趁丫鬟們俱睡熟之時，把小姐緊緊摟住，便是太湖石邊寒冷，也說不得，那怕他叫喚起來。失此機會，知道明夜何如？倘明夜再得進見，挨至五更，定行此法，不由小姐不從，休得差了主意。」自言自語，在堂中不住的走過東走過西，心中好不能放下。

天色已明，忽聽得呀的一聲，門開處，見小丫鬟翠翹，挾著一把簾帚出清暉堂來掃地，看見了善相，大驚道：「官人緣何起得這般蚤，怎生樣進來的？」張善相道：「我薄衾單枕睡不著，故等不得天明起來，見這條廳門昨晚失關，信步走進來一看。」

正說間，聞得老夫人叫翠翹，張善相一溜煙跑出清暉堂，過了茶廳，由東廊至軒內坐了，取出那玉人來細看，實是碾得細巧，眉髮絲絲可數，臉兒如活的一般，標緻得緊，果然非中國玉工所能造也。看了一會道：「如此奇逢，豈可無題詠以記之？」乃調長相思一闕云：

喜相逢，美相逢，美人深沉繡閣中，眉稍兩意濃。彼心同，此心同。見處雖親合處空，愁聞野寺鐘。

情意不盡，再成南鄉子一闕云：

何事久參商，昨夕桃源誤阮郎。羅結同心，雙帶挽鴛鴦，贈個人兒王有香。夜短兩情長，並下瑤階拜月黃。海誓山盟，牢記取分張，坐對西風泣數行。

軒內亦有文房四寶，張善相取幅箋兒寫了，疊做箇同心方勝兒，顛倒寫鴛鴦兩字在上，只待春香姐出來，央他寄與小姐，看小姐如何答我，便知今夜的消息了。正痴痴的望春香，不意倒是翠翹送漱水出來說道：「老夫人叫官人梳洗了，請進清暉堂有話講。」張善相心內狐疑，不知有甚麼話說。於是梳洗畢，緊藏了玉人羅帕，帶了箋兒，隨翠翹至堂中，老夫人已先在彼了。

原來翠翹掃地與張善相說話時，夫人聽得，叫進房中，問與誰說話，翠翹答是張官人，因茶廳門昨晚失關，故進來一看。夫人聽了，心中大疑，付道：「自東軒至此有許多門戶，難道都是失關的？況堂後貼近著女兒臥房了，張生緣何到得此間？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，做出些事來怎了？不如打發他離卻我門便是。」因此請張善相進來相見。禮畢，夫人道：「幸喜貴恙已痊，本欲再留數日，昨相公有家報回來，說朝廷欽差相公巡邊，因便回家一省。倘一時到來，難以迴避，即刻郎君可作速回家。若欲遠行，當具盤費相贈。」遂命雲娥捧出白銀拾兩，「送與張官人聊為路費，莫嫌輕微。」張善相聽說，如千刀刺心，又如啞子喫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欲待承命，滿望著今日夜間完成好事，怎忍就去了，況不曾與小姐一別。欲不應允，夫人明明趕我起身，怎生延捱得？

出于無奈，答道：「小子避難，偶入貴園，感夫人不行叱逐，又蒙調治，賤恙得愈。此德此恩，粉身難報。今早正欲拜辭夫人，往南訪一敝友，以圖後報。適蒙見呼，即此告辭。叨擾已多，心實不安，況賜腆儀，決不敢領。」夫人道：「郎君不受薄禮，即是見怪老身，望勿推卻。」張善相不敢再推，只得收下，拜了數拜，逕出園門。心中思念小姐不得一面為別，怎忍得飄然而去？含淚慢慢地走著。有詩為證：

花發妒狂風，濃雲蔽月宮。  
鏡分銀燭冷，簪斷寶奩空。  
楚館歌喉絕，陽臺好夢終。  
璧沉珠玉碎，水漲路途窮。

走不數箭之地，只聽得背後有人高叫：「張官人，慢行且往，我小人有話相稟。」

張善相立住了腳看時，卻是段府管大門的孟老兒，向前問道：「老管家，有甚話說？」孟老兒低聲附耳道：「春香說官人借了我外甥女兒一付梳掠，他要用的，如何將去了，那裏去另買？瞞著奶奶，特叫我來喚官人轉去一問，看看放在何處，好收拾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正是，拜別夫人忙了些箇，並忘了還春香梳掠，當得奉還他。」孟老兒自去了。

張善相忙轉來，一面走著，心裏想道：「畢竟是那人有何言語，假以梳掠為名。今番再見，必有發付小生之話了。」再說春香天明起來，去老夫人房中問候。正走間，聽得夫人在堂上打發張善相出門，心下大驚，展轉躊躇，沒做理會處。急急跑到小姐房內道：「不好了！不知何故，夫人如此這般，打發張官人起身，出門去了。」小姐慌道：「這等說，張郎已去，不曾與他一別。可憐孤身落魄，一時催逼出門，不知何往。你快去叫你娘舅，悄悄通知張官人，教他轉來，傳示他篤志功名，以圖婚事，不可有負昨夕之情。說我不能出來一面，如有歸鴻返北，便中寄箇音信來，莫做了斷線的鷓子。」春香領命，急急叫孟老兒追張善相轉來，自己立于門內等候。不多時，張善相喘吁吁地走近前來，二人相見，攜手而哭。張善相含淚道：「早上夫人發付我出門，不知是何緣故，一時如此催逼，無奈拜別而行。適纔孟老喚轉小生，小姐有何分付？」春香道：「不要提起。昨夜郎君回軒之後，小姐和衣睡了，倏忽間天色大明。我勉強掙醒起來，去到老夫人處來，夫人已在堂上打發官人起身。我聞知心如刀割，報與小姐知道。小姐徬徨失措，不曾與官人一別，和我計議，叫我娘舅老孟請郎君轉來，托言失還了梳掠，以訴衷曲。小姐道，郎君孤身落魄，行色匆匆，未曾稍盡微情。恐夫人見疑，又不能出來一面，令賤妾傳示你，野店風霜，切宜自重，玉女羅帕，留作後日相見之證。願郎君此去，前程萬里，早遂功名，永諧姻眷，不可負卻小姐一片至情。若有鱗便，專候好音，誓不他適。但不知郎君此一行，卻往何處去也？」語未畢，淚隨言下。

張善相揮淚道：「小生蒙小姐和姐姐如此錯愛，死亦甘心。小生此去，尋那兩個契友，共圖王霸之業，斷不小就功名。倘得進步，必有音相報。願小姐不負初心，永堅帕玉。姐姐休要棄舊憐新，和小生再諧連理。但我今要見小姐一面，還可得見麼？」春香道：「老夫人坐在堂前，誰敢引官人進見，官人富貴了，切莫負卻小姐深恩，賤妾薄意。苟有變更，必然斷送小姐性命。」張善相道：「小生若忘小姐和姐姐大恩，死于萬刃之下！」春香道：「君出此誓，足見真情，速去莫遲，慮人看破。」張善相將箋兒遞與春香道：「乞寄與小姐，用伸鄙情。」灑淚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木落難禁別思悲，晚風吹月上征衣。  
一溝流水孤村遠，幾點歸鴉又夕暉。

不題春香含淚回覆小姐。

且說張善相別了春香，心下悲切，珠淚偷彈，只得拽開腳步，取路前進。一連行了數日，早到黃河地面。當日天晚，投一客店安宿，正飲酒間，對座有三箇客商，也在那裏喫飯。一個道：「如今買賣做不得了，天下變亂，兵戈載道，糧稅愈重，盜賊日增，如何是好！」一個道：「變亂之事，何代無之？但未知何日太平，我等得不見兵革，方纔歡慶。」一個道：「目今新出那兩員年少大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部下數千員猛將，四五萬精兵，佔據延州朔州南安數郡，稱為正副元帥，四遠無人敢當。小弟向日發些糧食過河，被他攔住，自分一死，不料那少年元帥寬宏大度，將我糧食只抽三分之三，又差軍士護送過河。這樣好人，定成大事，非小可也！」張善相聽見，心下暗想：「莫非就是杜薛二兄？我今正要尋他，不如問個端的，省得一路尋訪。」當下便拱手問道：「尊客，這兩位少年將軍怎生模樣？是何處人氏？姓甚名誰？近日何處住紮？」那客人答道：「一路聽得人傳說，一個姓杜，頂平額闊，一個姓薛，大臉長軀，年紀俱不過二九，但不知他是甚名字，何處出身。如今現在朔州屯兵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承教了。」說罷安放一夜，安然成寐。

次早選了店錢，取路急投朔州郡來。不數日到得城外，抬頭看，果然好座城池，城上遍插旌旗，密布鹿角。張善相高叫門，城上軍士問了來意，忙下城入帥府報知。把門官傳報進去：「有姓張的故人叫門。」薛舉道：「有甚姓張的故人，莫非張三弟來到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朱儉去久，未見回音，恐不是三弟。」二人同出帥府，騎馬上城樓觀看。張善相早已望見，高聲道：「杜薛二兄，別來無恙？」杜伏威薛舉見了大喜道：「賢弟遠路風塵不易。」令軍士牽一匹駿騎，開門迎接。三人並馬入城，同入帥府堂上，拂了塵土，相見已畢，敘問契闊之情。

杜伏威道：「自與賢弟分手，一路受盡艱辛，歷遍苦楚。不期變生肘掖，身入囹圄。上托林老爺法助，又賴諸賢併力，三弟福庇，倉猝起兵，連得數郡。又叨薛二弟血戰之勞，戰無不克，攻無不取。但寢食夢寐，無一刻不思賢弟，今得相見，足慰平日鬱想之懷，林老爺好麼？」薛舉道：「自別三弟來此，杜大哥相挈，連戰連捷。智勇之士，歸附而來，兵精糧足，眼見得有幾分成事。前特差將佐朱儉齎書禮拜謁林老爺問安，兼請賢弟同謀進取，為何不與朱儉同來？」張善相道：「林老爺身體康健的。小弟為一事逃難而來，未曾與甚朱儉相會。」杜伏威忙問：「三弟有何事故？」張善相將騎馬踏人，乘夜避入段府，花園得夢，夫人小姐相留事情，從頭備細說了。杜伏威道：「騎馬試劍，是吾等分內之事，不足為過。難得段宅夫人小姐如此相愛，實是因禍得福，天賜良緣。旦夕間必為賢弟成就此親事。」於是請查訥繆公端諸將上堂相見，大排筵席慶賀，連日飲酒歡聚。

忽一日朱儉回來，逕入帥府參見。薛舉道：「前差你去勾當，為何許久纔回？」朱儉道：「小人承元帥嚴命廣寧縣公幹，幸得一路無阻，先見林住持老爺，獻上書禮。林老爺不勝歡喜，看書罷，問小人就回，還是要往他處去，小人道還要進城，去參見張太公喬梓，就請三相同往朔州，與二位元帥共贊軍機。林住持笑道，不必去了，莊內即請出張太公父子來相見，備說三相公走馬傷人，地方告在本縣，太公用錢捺案不行，都于莊內躲避，三相公逃竄，不知去向。張太公晝夜思念苦楚，淚眼不乾。林老爺卜一神數，說道：在外平安，有因禍得福之喜。太公略覺心寬。留小人住了數日，方得拜別起行。林老爺有回書在此，再三拜覆二位元帥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。杜伏威等三人一同看書，書云：

視汝書，已悉往事。今聞連捷，又兼戮讎葬父，皆人子所當為之事，可喜可喜！近者張郎，因馳馬誤傷人命，不知逃竄何方，以致構訟。太公父子，幾被縲綫。賴錢神著力，暫爾寧貼。吾料張郎必投汝處，可同贊軍機，共拯黎庶，莫徒恃勇妄殺，以為愉快也。只此至囑。

薛舉指著張善相問朱儉道：「這位將軍，誠庵你可曾認得他麼？」朱儉道：「小人正要動問，此位將軍卻是何人？未曾拜識。」杜伏威笑道：「這位正是張三相公也。誠庵未到，他已先來，所謂不期而會。」朱儉大喜道：「張相公何不早言，只是袖手而笑？」朱儉起身又拜。張善相扶住道：「勞誠庵遠涉，失迓為罪。老祖老父在林住持爺莊上，不得盡情，莫怪，莫怪！」朱儉道：「承元帥重委，何敢言勞！尊駕已到，亦不負小人走一遭也。」眾皆歡喜，重設席慶賀。

忽探馬報：「武州郡刺史田龍秋用大將馮謙為前鋒，自為後隊，共起馬步軍兵二萬，戰將數千員，殺奔前來，速請元帥軍師調兵迎敵。」杜伏威聚集大小將士商議。查訥道：「田刺史為人，某所素知。本貫河內人氏，托親韓長鸞之勢而得顯位，無才無德，

不足介意。但馮謙這廝，原是軍衛出身，不惟驍勇過人，更有奇幻之術。若先得除此人，田龍秋自然喪膽。」薛舉道：「古云妖不勝德。我等往往血戰，非圖利祿，不過除暴救民，為蒼生計也。皇天祐我，豈懼彼妖術？我明日出軍，務教大捷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敵兵遠來，利于速戰，宜堅守何如？」杜伏威道：「三弟之言雖善，然今敵已臨城，若不接戰，是示怯也。必須大殺一場，使彼膽落，則後無人敢正視朔州矣。」

計議未畢，馮謙軍馬已到，將城四面圍遶。杜伏威道：「今日之戰，眾將誰敢任前鋒先出？」只見一人攘臂向前，威風可畏，高聲叫道：「小將願為前部先鋒！」眾人看之，卻是繆一麟。查訥道：「公端為先鋒，允稱其職。」就著薛元帥曹汝豐為左右救護，率領精兵一萬，大開南門出戰。馮謙見敵軍出城，號令眾軍退數箭之地，排開陣勢，鼓聲大振。繆一麟一馬當先，高叫道：「我老爺招集義兵，上除暴虐，下救生靈，汝等匹夫大膽攻城，是不知天命也！」對陣門旗開處，閃出一員大將，身騎劣馬，手舞大刀，正是馮謙。怎生裝束？但見：

韜略深明志氣高，全憑法術善興妖。護身鎧甲金星燦，嵌頂盔纓烈火飄。騎猛獸執鋼刀，威風凜凜顯英豪。袋中試取弓和箭，曾向圍場奪錦標。

馮謙拍馬向前喝道：「無知潑賊，蠢爾狂徒！不知安分，敢據城叛亂。天兵壓境，即刻化為齏粉，尚敢胡說！」

繆一麟大怒，躍馬挺鎗就刺。馮謙舞刀，劈面砍來。二人戰三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曹汝豐看見馮謙刀法愈精，繆一麟鎗法漸漸散亂，心下想道：「先鋒若有疏失，豈不大喪銳氣？」便舞起大刀，拍馬殺出助戰。馮謙接著交鋒，並無懼怯。三箇鏖戰良久，馮謙虛砍一刀，帶轉馬便走，繆一麟曹汝豐兩匹馬緊緊追來。看看趕近，馮謙斜放大刀，取出寶雕弓，搭上翎毛箭，扯滿弓弦，回身一箭，卻好射著曹汝豐右臂。曹汝豐棄刀于地，繆一主麟單馬救護回陣。馮謙拍馬趕來，大叫：「潑賊休走！」將及陣門，側邊惱犯了一員年少英雄，騎著烏錐馬，手挺方天畫戟，大喝道：「逆賊慢來，薛爺在此！」馮謙撇了繆一麟，接住薛舉廝殺。二人又戰五□餘合，馮謙架隔不住，橫拖大刀，撥馬而走。薛舉繆一麟招動大兵隨後掩來。

不上半里之地，只見馮謙除兜鍪，披髮仗劍，口中暗念靈文，霎時□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，狂風大作。風過處，只見無數的鬼兵，紅鬚赤髮，頭如車輪，身長丈八，腰繫虎皮，手執鐵棍，亂紛紛空中打將下來。繆一麟心慌，也顧不得薛舉，放馬先自走了。眾軍士被風刮得站身不住，大頭鬼又兇猛打下來，陣腳大亂，四散逃生。薛舉見眾軍俱散，也帶轉馬頭，殺條血路而走。後面馮謙率眾將蜂擁趕來。薛舉見追兵甚急，回身接戰，圓睜虎眼，喊聲若雷，驟馬挺戟直衝入敵陣。馮謙部下諸將一齊迎住。薛舉手起一戟，刺一將于馬下。兩下正奮力交鋒，半空裏大頭鬼拿鐵棍又劈頭打來，薛舉急中省悟，忙念降魔咒，那大頭鬼隨風遠遠四散。薛舉放膽大殺，力敵眾將，挑四將落馬。馮謙慌了，暗射一冷箭，正中薛舉左膝。薛舉帶箭回馬，馮謙與眾將來追，看看趕上，薛舉大喝一聲，轉身飛馬又衝過來，勢如猛虎，眾將不能抵當，紛紛倒退。馮謙大怒，舞刀獨戰，交手三合，被薛舉戟尖刺著袍袖，順手一拖，馮謙險些兒拖下馬來，幸得兩下用得力猛，將袍袖扯斷。馮謙受那一驚，不敢戀戰，拍馬回陣。薛舉緊緊追來，眾將要救馮謙，只得抵死迎住。薛舉一枝畫戟，神出鬼沒，若舞梨花，遍身解數。官軍看了，個個魂驚膽顫，都喝采道：「這小將軍是楚霸王再出世也！」後薛舉至蜀，稱為西秦霸王，亦應眾官軍一時之識。有詩為證：

薛舉英雄不可當，朔州今日賽當陽。

方天戟擺蚊龍尾，到處人稱小霸王。

薛舉正酣戰間，馮謙翻身殺回，戰數多時，薛舉又挑一將下馬。眾將心驚，正要走，忽然金鼓亂鳴，大隊官軍來到。

原來是田太守聞報眾將戰不下一個年少賊將，故親統大軍趕來，指麾軍馬，四面圍裹，欲擒薛舉。薛舉抖擻神威，怒目挺戟，盤旋鏖戰。田龍秋見薛舉手舞畫戟，諸將不能近身，急令放箭，四圍攢射。薛舉見箭如飛蝗，忙除下兜鍪抵箭，右手持戟，迎著兵刃，敵軍殺近身的都被搦倒。田龍秋愈怒，親執號旗，催督將士併力來攻，薛舉毫無懼怯。正大戰間，喊聲又起，一彪人馬殺入重圍，勢不可當。敵軍紛紛退避，薛舉乘勢殺出。這是杜伏威見前軍敗回，薛舉單身衝突轉去，恐有疏失，急引一枝生力軍前來救應。隨後張善相繆一麟等又引精兵數千繼進，兩軍混戰，互相折損。直至日色將沉，兩下收軍罷戰。

查訥接應入城，解甲休息飲酒。繆一麟舉杯道：「薛元帥真天神也！敵將作法，我與諸軍皆退，元帥匹馬反殺進敵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挑他名將□數員落馬，全身而返，今古之所罕見。敬舉一杯。」薛舉接杯道：「乃大元帥與諸君福庇，某何能之有？今日這一場廝殺，彼軍亦膽落矣！邪鬼無蹤，勇夫縮頸。馮謙這廝，被我一戟刺中袍袖，幾乎墜馬，不意袖斷遁去。彼軍圍散數次，近身者刺死不計其數。我左膝上中了一箭，拔出箭鏃，猶覺微痛，這會兒平復如舊。」查訥道：「某聞三國趙雲在長坂坡救主，衝入曹兵重圍中，退而復進者數次，斬將奪旗，無人敢當，人稱虎將。今日元帥大戰不減子龍昔日之勇也！」薛舉道：「趙子龍吾何敢當？但不折銳氣為傲倖耳！」眾皆敬其不伐，於是合席慶賀。薛舉喫得醅酒大醉，扶入帳中睡了不題。

再說官軍回寨，田龍秋點將，沒了□餘員，心中鬱悶。諸將甚稱薛舉之勇，馮謙道：「賊將青年驍勇，果然難敵。法術不能侵犯，或者彼亦能通法術。今日可惜失計，不曾用得那毒龍妙法，放彼脫去。明日交兵，必須下毒手擒之。」田龍秋道：「全仗將軍妙用，若擒得此人，勝斬數□員賊將。」當晚不題。

次日，田龍秋馮謙率大軍逼城搦戰，只見城上偃旗息鼓，寂無人聲，心中疑惑，不知是何計策。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畢竟兩下怎生交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